

奧國留學雜記

莊 思 遠

維也納跳躍的音符

音樂之都——維也納，是我從小就很嚮往的地方，也是我理想中的音樂園地，希望有一天能到這個美好的城市。因此，在考上國立藝專之後，不斷的努力，不斷的在追求理想的實現，希望在音樂方面能有所收穫。當初我考藝專的第一志願是主修鋼琴，但卻考上了第二志願——主修小喇叭。指導老師認為吹奏小喇叭，須要有很豐碩的氣力，他看了我的身材不適合吹奏小喇叭，便建議我改學「法國號」(一種圓形曲管組合而成，音色像木管樂器，其實是屬銅管的一種樂器)。

說句實話，當時我對這種樂器，看都沒看過，更不用說瞭解，因此，考慮再三，無法作決定。最後只好去請教我的老師，這位熱心的老師，告訴了我很多有關吹奏法國號的常識，一再的強調其音色之美，並放唱片給我聽，證實它是個音色優美的樂器，漸漸的，我喜愛上它，決心去學它。沒想到，這竟成了我音樂旅途上的一大轉捩點。

主修法國號甘苦談

十四年前，我考進國立藝專決定學習法國號時，忙著買樂器，父親認為剛開始學習，不應該

買太好的樂器，於是我買了一個日本製的法國號，那時這種牌子的樂器，是品質最差的。

我的第一位啟蒙老師是許德舉老師。「法國號」是一種很難演奏的樂器，要學好它真是不容易。雖然我有吹奏小喇叭的基礎，但在第一次上課的時候，竟然吹不出一個音階來，這當然一方面與樂器太差有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法國號的曲管很長，所以很難抓到所要吹的某一個固定音高。爲了學好它，真是下了不少的工夫。

我不斷的去揣摩，不斷的去學習，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忽然間被我抓到訣竅，進步非常的快，指導老師大爲驚奇，認為我是個可造之才，特別細心教導，於是我對這個樂器，才算真正的發生興趣，更努力去學習它。今天我之所以稍有成就，可以說就是那時奠定的基礎。

由於老師的指導及自己不斷的努力，一年之後大爲進步，又經音樂界前輩們的提拔，十三年前參加了台北市交響樂團充任法國號手。在這段時間裏，因經驗不足，常常自己私下練習都吹奏的很滿意，可是一上台，大家合奏情形就大不相同，常與同伴無法配合，爲此常被首席的責罵，

更激起我的進取心，矢志非把它學好不可。

就這樣一邊在外面實地習奏，一邊配合學校理論課程，一年後，確有很大的進步，在音色方面也與以前大不相同，當時最大的志願就是希望有深造的機會，能到國外，把法國號學得更好。

後來又換了隆超老師和美籍教授彭蒙惠，這兩位老師給了我更多的學習機會。隆超老師讓我在各方面多接觸音樂，例如放唱片給我聽，讓我有機會去教學生從各方面吸收經驗；彭蒙惠老師則供給給我很多國外有關音樂方面的資料，推薦我參加樂團。

到了藝專五年級的時候，我常代表學校參加協奏曲的表演及環島演奏，並經常在台灣電視公司作獨奏表演，很受好評，曾被譽爲「明日的演奏家」。

寧靜可愛的維也納

藝專畢業服完兵役之後，我又回到台北市立交響樂團，担任首席法國號，同時在光仁中、小學音樂班任課。就在這個時候，有位陳姓朋友，在奧國維也納音樂學院主修小提琴，他認爲國內

的法國號演奏人材及師資很缺乏，要我爭取深造的機會，為此，他很熱心的幫我申請維也納音樂學院的獎學金。很順利的六十年十月月底，我成了，懷抱著父母師長對我的期望、朋友們的祝福，步上了夢寐以求的旅途，遠征維也納。

當第一腳踏進這個音樂之都時，它給我的感覺是一片祥和的氣氛，道路兩旁全是綠油油的樹木，街道乾淨而整齊，人們也顯得和藹可親。一切的建築物都顯得非常的富有古老藝術。走在街上，只要你往上看，立可看到房子頂端有很多雕像、浮雕，好像到處都有音符在跳躍，使我在不知不覺中加深了對這個城市的喜愛。



本文作者（左）會見奧國總統魯道夫·居辛史內格握手敘談時留影。

剛到維也納的時候，一切都很不習慣，尤其語言不通，鬧出不少的笑話。在國內惡補的三個月德文，到此來幾乎都派不上用場。記得到達維也納時，因為飛機一再誤點，接機的朋友都先行回去了，自己只好硬著頭皮想辦法，好不容易與朋友通了電話，要我按址坐計程車去，上了車，因為語言不通，連寫帶用手式比劃，總算找到了地方，下車時付車資，因為不知道多少錢，只好把身上所有的鈔票拿出來，讓司機自取，還好奧國人很老實，沒有多要我的錢。

為了多學點德文，除平常加緊補習之外，我常常跑到公園裏與一些老年人聊天，他們都很熱心，不厭其煩的矯正我的錯誤，使我獲益不淺。平時身邊常帶著一本小字典，遇到招牌上有不懂的字，立刻查字典，一年之後總算在語言方面能夠適應。

剛到維也納的第一年忙著讀德文，所以把學校必修的科目緩修，一年後開始修比較簡單的科目，選了一、二科。開始上課，只聽懂百分之卅，再重讀以前有關讀過的音樂書籍，配合應用，到了學期末再向同學借筆記，整理出自己的心得來。這樣學習真是够忙的，一方面忙著去學習，另一方面又急著自籌學費，曾經一段時間去打工，後來實在功課太忙了，只好作罷。

音樂院的學制課程

在這裏我先介紹有關維也納音樂學院的學制和課程，以供有志赴奧深造愛好音樂朋友們參考。

學校的課程，分為學科和術科，我術科修的是法國號，在學科方面必須修：音樂史（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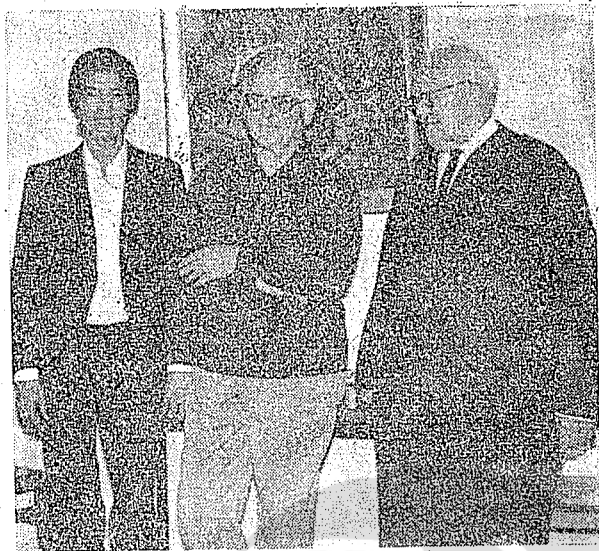
、樂器學、音樂概論、合聲學（二年）、曲式學、獨奏文獻、現代音樂、合奏（五年）、室內樂、試唱聽學、基礎樂理、音樂心理學、合唱、指揮、音樂文化史（二年）、德文、對位法、管絃樂預備班（一年）、管絃樂正規班（四年）、大學音樂講課以及鋼琴（四年，此為每位學生必修的）等有關科目，分八年修完。每學期的考試，大部份是口試，分五個題目，答對三題就及格，不及格者可以在準備充分之後，隨時參加考試，不像國內必須重修或在限定時間內補考。他們採取的這種方式比較自由。而且考試時，一定要穿戴整齊，以表示對考試的鄭重和對教授的禮敬。

在學校裏必須學科畢業考及格後，經過指導教授的推薦，才可報名參加術科的畢業考。術科的考試有一定的曲目，必須從古典派到現代派，演奏出三個不同時代的音樂，以及交響樂的演奏技術，都要經過兩次嚴格的審核。一次是對內的考試，審核人員為學校裏所有的教授，經過投票半數以上通過，才可參加第二關的對外考試。對外考試是在對內考試通過後一星期內舉行，必須面對著學校所有的教授及為數不少的觀眾，由教授們投票半數以上通過，才算及格。觀眾們如不同意教授的審核，可以聯名反駁，因為這是屬於國家性藝術家成熟的檢定考試，所以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核，才可得到畢業演奏文憑（學校有兩種文憑：一、演奏家文憑——八年。二、教育家文憑——四年。前者比後者更難得到）。

我們自由祖國到目前為止，只有三位得到演奏家文憑，其一是以天才兒童名譽出國的鋼琴家

陳泰成，其二就是現在東吳授課的張瑟瑟教授，第三就是筆者本人也很幸運的得到這種文憑。

在國立藝專時，我學的是美國式的法國號，到了奧國爲了便於學習，改學維也納式的法國號，因此可說是完全從頭學起。美國式的法國號比較容易吹奏，但吹出來的效果不太理想；而維也納式的法國號比較難吹奏，但吹出來的音效非常的優美。世界聞名的維也納愛樂交響樂團（Wiener Philharmoniker Orchester）的法國號就是專用維也納式的法國號吹奏的，它特別受到世界各國愛樂者的喜愛。



本文作者（左）與指導教授維也納愛樂交響樂團首席法國號演奏家瑟瑟夫·威利巴（中）及名作曲家恩斯特·保羅（右）合影。

爲了學好它，我真是下了不少的苦工，恩斯特·保羅（Prof. Ernst Paul）教授對我特別加以指導，改正我的錯誤。爲了改正口形的錯誤，整整費了一年的時間。在這一年裏，我冒著雨雪的侵襲，天天不間斷到學校去練習（因爲奧國人的好靜，所以不敢在住的地方吹奏，怕影響鄰居的安寧），常常照著鏡子改造自己的口形。在這種苦練之下，經過一年的時間慢慢適應，才能够吹奏出以前會吹的曲子，到了第二年才真正的步上軌道，此時進步就非常快，經常受到教授的讚美，認爲我是他所教的學生當中，屬於優秀的幾位之一，這種榮譽得來不易，背後隱藏了許多的努力和奮鬥。

中國人的長處短處

在學習當中，我發現中國人的領悟力比其他各國人都強，很容易去體會學習的訣竅，可惜的是，中國人的體力氣力跟外國人那種高頭大馬體材差了一大節。外國人憑著他們先天的體能條件加上後天的努力，在這方面的成就比我們大；要是我們中國人在體能條件上不輸給他們的話，相信我們的成就一定也不會輸給他們。

進入維也納音樂學院兩年以後，曾經一段時間，我參加了歌劇院的伴奏樂團，後來因爲交通往返不便，加上功課很忙，就放棄這個大好的機會，我除了參加學校的樂團或與班上的同學一起合奏外，並沒有再參加其他的校外活動。後來慚慚地把基礎打穩之後，曾代表學校多次在維也納著名的音樂廳（Music Vellein Saal）表演及學校音樂廳多次公開性獨奏、重奏，深受好評，增

加了我不少的信心。

到了六年級的時候，因爲自己本身的成績還算不錯，於是參加了跳級考試，順利的從六年級跳到八年級，於六十七年五月參加畢業考。六年來總算一帆風順，這當然是一方面在經濟上沒發生問題，令我能專心研讀；另一方面更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國際著名的維也納愛樂交響樂團首席法國號演奏家瑟瑟夫·威利巴（Prof. Josef Veleba）與恩斯特·保羅（Prof. Ernst Paul）兩位教授以及所有指導過我的國立藝專老師們。

很慶幸自己有這麼好的機會，能在維也納接受訓練，這個都市真不愧爲音樂之都，在音樂的薰陶下，人們非常的注重精神生活，每天工作的時間實際上不超過六個小時，其餘的時間，都用來盡情的享受如：聽聽歌劇、音樂演奏會、看看電視、電影、喝喝啤酒……等消遣活動。維也納這個城市到處顯得幽雅而恬靜，使人不知不覺中深深的喜愛上它，說真的，對這個地區我真有流連忘返之感。

從馬車夫到音樂季

維也納是個觀光勝地，維也納森林、藍色多瑙河都是藝術氣息很濃厚的地方，因此在這個城市裏孕育了不少的藝術家，十八、十九世紀，就有很多世界聞名的音樂家活躍於此，諸如：海頓、莫札特、貝多芬、史特勞斯、舒伯特、布拉姆斯……等，他們都曾在這幽雅的環境中，譜出不朽的作品。市區內及公園裏有很多他們栩栩如生的雕像，他們的故居，至今還爲奧國人所保存，供人們參觀。爲了便利遊客，市區內有馬車，

帶著觀光客們遊覽市區，從城中心的歌劇院大門口出發，繞城一周，費時須二、三小時，一趟的費用差不多等於台幣一千元。這些駕駛馬車的車夫們，你可別小看他們，他們可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除了要維也納西班牙騎馬學校畢業文憑外，還要到觀光學校接受禮儀及各種常識的訓練，畢業之後，才有資格充任。

談到奧國人愛好音樂的程度，是國人所無法想像的，在維也納幾乎可聽到一流水準的音樂會。尤其是座落在城中心的維也納歌劇院，更是常有歌劇的演出，經常有國外著名的演唱家、指揮家在此大展他們的才華。

演一場歌劇所花費的苦心很大，無論在服裝、道具、佈景方面都要別出心裁，所以一場歌劇的演出，須要花費達台幣幾十萬元，為此雖然票價昂貴，也很難平衡開支。所以平常歌劇在預演時也賣門票，人們來參觀歌劇院也收門票。如果遇到歌劇不上演時，那些伴奏的樂團也舉辦演奏會，對外公開表演，當然也是收門票的，像這些都是歌劇院的額外收入。在歌劇上演時，有一種專門銷售給音樂學院的學生，一張票只賣台幣五元，其主要目的就是讓音樂學院的學生們有觀摩、學習的機會。

每年在暑假前幾個禮拜，是維也納的音樂季，這時候，城內瘋狂的舉行音樂會，等到暑假一開始，城內所有的歌劇院、音樂廳全部關門。因為市民們都到避暑勝地薩爾斯堡（Salzburg）去渡假。夏季就成了此地的音樂季，在這個季節裏，愛樂者都聚集在此，觀賞世界有名的歌劇、交響

樂及各國有名音樂家的精采演出。國際知名度很高的指揮家卡拉揚，就常在此地指揮樂團演奏。

這種演奏會的票價很高，通常高達台幣兩、三千元，但購票者卻非常的踴躍。尤其是在此的日本留學生，他們的學習精神，更是使人敬佩，他們為了觀賞這種演奏會，花費精神及金錢是非常可觀的。薩爾斯堡位於維也納西邊三百公里處，從維也納到此坐火車須要好幾個小時，為了要購這種票，必須提早一星期，去那裏住旅館，大略計算，觀賞一場演奏會，大約要花費台幣四、五千元。像這樣一筆大的數目，我們中國留學生常捨不得花，所以我們中國留學生常會失去很多觀摩、學習的好機會。

著名樂團各有特色

奧國人民對音樂的愛好是如此狂熱，所以他們組成的大小樂團真是不計其數，在維也納就有下列幾個有名的樂團：

1. 維也納愛樂交響樂團（W. Philharmonic Orchester）是屬於國際上第一流的交響樂團，他們專門演奏古典音樂，此一樂團的組成份子，完全是奧國人，他們謝絕外國人的加入，而且清一色的，全是男性團員。
2. 維也納市立交響樂團（W. Symphoniker Orchester）：他們與前者不同，所演奏的曲子大部份是現代音樂。
3. 維也納多克斯特樂交響樂團（W. Tonkünstler Orchester）此團演奏的曲子範圍比較廣，包括現代樂及古典樂。
4. 維也納國家廣播電台交響樂團（O. R. F.

Symphonic Orchester）：這個樂團專門介紹現代音樂，也是愛樂者的福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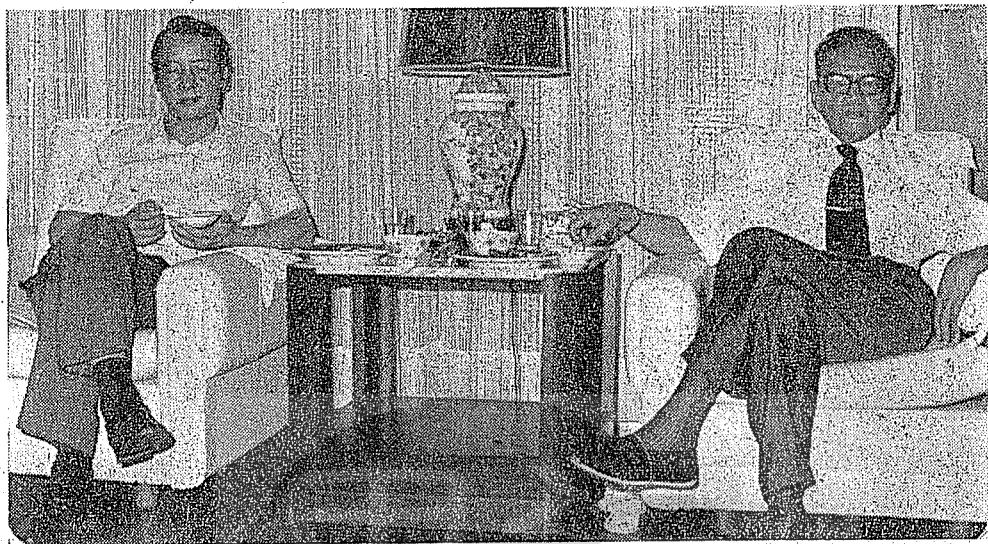
5. 維也納青年愛樂交響樂團：只要是年輕人對音樂有興趣，經過他們嚴格審核及格者，均可加入他們的行列。筆者於六十五年很幸運的加入此團，有機會隨團到德、法、瑞士、荷、比、奧、丹麥……等國作巡迴公演，備受當地愛樂者的讚許及歡迎，同時也使我增加不少的見聞。如果有機會的話，本人很樂意將此次歐遊的所見所聞，與所有的中外讀者共鑒。

另外要特別提出的是在維也納市立公園內的露天演奏會裏，每年夏季經常有樂團在此地演奏。今年夏天，我就經常在此演奏，專奏約翰·史特勞斯的圓舞曲。能參加此團吹奏不但我個人學到了一種正統的維也納圓舞曲的演奏法，更使我了解了一些外國人的民情風俗。當一曲奏出，台下的聽眾，就不分老少紛紛沉醉在悠揚的華爾茲腳步裏，那種美景，是我終生不能忘懷的。

六年了，在國外整整六年的時間裏，時時刻刻都在想念自己的祖國、父母及朋友們，我覺得必須將六年來的苦學成果，完全的獻給我的國家，獻給國內所有的愛樂者。因此，今夏，我毅然決然的摒棄所有的聘約及教授的挽留，響應政府的召喚回國服務。

雖然，在維也納六年並非滿載而歸，但自信能奉獻給所有愛好者一些新的音樂知識及技巧，並虔誠的希望音樂界的前輩、朋友們，能給我批評和指教。

(頁五十七見文) 影合 (左) 昌道師醫任主徐總榮與 (右) 授教峯靈嚴



團樂聲歌韻天與夕前學留國奧赴年一十六國民 (中排二) 生先達思莊家樂音
(頁二〇一見文) 影合員團體全

